

中华通俗文学丛书

红鸟国秘史

张弛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 24.3
213-C₂

红鸟国秘史

中华通俗文学丛书



农干院 80056702

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鸟国秘史/张弛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.1

(中华通俗文学丛书)

ISBN 7-02-002917-5

I. 红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5142 号

责任编辑:姚淑芝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77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 插页 2

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定价:16.00 元

这是一部非正史记载的稗官野史。说的是 1949 年国共决战时，有一支国民党的骑兵队伍，在甘肃玉门关突围后，进入新疆罗布泊大沙漠，迷失方向，陷入绝境，后自然形成一个野人部落——红鸟王国，顽强坚持达十五年之久，直到 1964 年才被解放军发现救出的传奇性事件。

这一事件过去已经三十多年，由于各种原因，一直鲜为人知。直到近年改革开放，海峡那边传来“五百壮士之祭”的时候，才辗转被国人了解。但国人的了解仅限于一些道听途说和一鳞半爪，并不知其详；而知道详情的当事人也因岁月的流逝而多已湮灭无存。本书的作者正是根据各种蛛丝马迹，经多年考察访问、整理出了一份研究资料。现以文学形式公布出来，或可为现代人的生活添分野趣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	羊副官的证词	1
第二部分	胡驼子外甥的讲述	38
第三部分	车万义的交待材料	143
第四部分	补遗	356

第一部分

羊副官的证词

【笔者按：羊副官是那场事件中的一个过来人，本名羊介臣，甘肃河西人。笔者访到他的时候，是在新疆某生产建设兵团，当时年已古稀，孤身一个，在一座水库边打鱼为生。下面是我对他的一段采访笔录。为行文方便，就按他本人的讲述口气往下叙述。】

—

公元一九四九年，中国西北大地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两军决战。一方是共产党彭，一方是国民党马；彭是彭大将军彭德怀，马是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。双方各率数十万大军，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拼杀。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，后世的史书自有说法，但在当时的我等看来，它却纯属一场改朝换代的兵家之争。我当时在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手下任少校副官，虽是军人，却是文职，平日里喜欢读点书，对当时的政治时局已有所认识，知道共产党肯定要坐天下了，国民党肯定要垮台了。当时与我怀有同感的军官还有不少，当时军中曾流传一个谣言，说这次兰州战役，共产党军委特意派了徐向前来指挥，因徐向前当年是西路红军的总指挥，与马家军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他若到来，必将对

马家军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。后来得知徐向前没来，而是彭德怀率领王震、徐光达、杨得志三员大将，方才略略松心，觉得万不得已举手投降，也不至于枭首。这都是隐藏得很深的一种军人心理，可见士气已经何等低落。

可是我的顶头上司马继援却不是这么想。他是马步芳的独生子，年少气盛，二十二岁就当上了少将副军长。一九四八年陇东战役，曾打退共军贺龙部一个团，占领了合水城，一时名扬天下，被《中央日报》誉为“青年将星”，还被总统夫人宋美龄纳为义子。眼下决战关头，又被上峰火线任命为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兰州城防总指挥，更是气冲斗牛，不可一世，竟然高叫“撼山易，撼马家军难！……”

八月十六日，共军渡过洮河。八月二十一日，解放军先头部队向兰州城发起了第一次进攻。不知是由于轻敌的缘故，还是长途奔袭的指挥失策，这一仗，解放军没有占上便宜，激战一日，牺牲了数千人马，惨败而退……

这一胜利，更加冲昏了马继援的头脑，他越加趾高气扬、得意忘形。当天晚上就在金城关总指挥部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功宴会，数百名军官受到嘉奖，每个士兵发大洋五块，坐镇青海老巢的总司令马步芳也从西宁发来贺电，以励再战！

然而，这只是回光返照前的一束残阳。八月二十五日凌晨，解放军在休整三日后，发起了全面总攻。上千门大炮齐声轰鸣，千军万马杀声震天。上午十时，南部防线率先失守；刚过中午，东、西防线也全面崩溃，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城区。至此时刻，马继援才感到了灭顶之灾的恐怖，一边声嘶力竭地下令溃军死守城垣，一边又率领数名亲随弃城而逃……

然而已经晚了，惟一退路的北部黄河桥头也已被一支解放军迂回部队占领，一声“轰隆”，一辆军车率先起火，火光映红桥

头两端，汹涌的黄河水猛然暴涨三尺，浪拍桥柱，水火大进溅。有一些士兵急眼了，竟发疯似地往黄河里跳。有一些骑兵更抱侥幸，企图坠着马尾巴渡河。一时间，数里宽的河面上，布满了蚁群般的人头马头。我的坐骑本来也想往黄河里跳，但蓦然之间又一声惊嘶，吓得不敢动了。我仓惶一顾，只见如沸如溢的黄河水面上，忽然冒出无数条红色大鱼，身子有缸那么粗，头有斗那么大，嘴巴一张，獠牙如锯，所到之处，落水者一片惨叫。我亲眼看见，一匹高昂的马头正泅渡中游，忽然一鱼窜过，马头顷间不知去向，马脖子里却喷出一道冲天黑血……

我惊得一头扑在马鞍上，几乎失去知觉。马继援目睹此情此景，也仰天发出了绝望的呼号：“天亡我也！天亡我也！……”

就在这山穷水尽的当儿，沿黄河上游，忽然传来一阵山摇地动般的呐喊，接着一队骑兵冲到眼前，当头一员悍将，面如锅铁，须如虬髯，腰挂一把军刀，手端一挺喇叭头机枪，对着马继援大吼一声：“军座，跟我来——”随之猛刺坐骑，冲入河桥大火。接着一阵机枪横扫，杀开一条血路，我们这才昏头昏脑地被簇拥着过了黄河……

二

当日黄昏，我们逃到了一座孤山之上。检点人马，仅剩千余之众。马继援回头眺望兰州方向，不禁痛哭失声。那个临阵救驾的黑脸军官——这时我才看清，他原来是骑兵第一旅旅长马黑马，此人勇敢善战，是马氏父子十分钟爱的一员战将。他一边抬袖抹着脸上的血水汗水，一边安慰马继援说：“军座，不要丧气！共军立足未稳，我军还在进行巷战。咱们速招河西援军，来一个反攻，定能收复失地！”马继援则抹泪说：“反攻的事情先不

说了，暂退凉州城吧，看情况再翻越祁连山，在青海跟共军决一死战！”于是，我们又马不停蹄，连夜直奔凉州城。

但想不到的是，当第二天日暮时分，我们赶到凉州城下的时候，守城官兵竟不给我们开门。马黑马大怒，单骑拍门，嗷嗷直叫，说副长官在军中，敢不开门？城上士兵竟反声问道，是哪个鸡巴副长官？真正的副长官现在城内！我们这才知道，西北长官公署的另一个副长官刘仁，已在兰州城破之前率先逃到了这里。按着平常的情况，马继援在军中的威名远胜过刘仁，但此时此刻，一切都变了。就连马黑马也恍然悟了某个道理，不再吼叫，强忍住气，劝请马继援亲自出面喊话。马继援则心怀戒心，不肯出面，沉吟一阵，叫我扮他的模样，前去喊话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这是叫我去做替身啊！但没有办法，我只好硬着头皮乘夜色的掩护，前去照猫画虎地喊叫一通。对方大概当真了，过了一会儿，传来回话，说刘长官请马长官暂住城外，因为天太晚了，队伍进城恐扰百姓。等天亮了，刘长官将亲自出城迎接云云。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地在城外一个小村庄里住了下来。马黑马咬牙切齿地说，待天明入了城，非把他刘仁一伙杀个鸡犬不留！

这一夜，马继援的精神气色大变了模样，如果说先前溃逃时还存有一种东山再起的希望，此时此刻就万念俱灰了。深陷的眼眶凹成了两个黑洞，口唇上渗出了斑斑黑血。我不禁对他升起一丝怜悯。应当说，他是一个人物，在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全面崩溃的时候，他犹能做到勉力一战，从另一个政治阵营的角度来说，实在已属难能可贵。可惜历史从不留恋过时了的英雄，随着江河日下的王朝气数，他化成了秋风中的一片落叶。

入夜之后，疲惫至极的士兵们都呼呼入睡了，而我和他却依然相伴着一盏马灯，苦思冥想着眼前身后。忽然，他把我拉到门外，望着星汉灿烂的夜空，指着天河渡口上一颗若明若暗的蓝色

小星，说道：“介臣，你看那是不是我？”我仰脸观望了一阵说：“军座不必远虑，杀气很快就会消散。”过了一会，他又问：“古人说，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现在是否已到楚亡汉兴之时？”我说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”他就不吭声了，回身入屋，叫我把公文袋倒出来，他挑了几页纸片，折成小角揣入贴身衣袋，其他的叫我烧了。而后又把他的警卫营长孙龙也叫过来，掏出一把金条，分别塞给我们说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父亲不能为傅作义，我亦不能为张学良，此非我执迷不悟，实乃有千般苦衷也！今夜之后，吉凶难卜，你们好自为之，我则不成功便成仁！……”言讫，不禁泫然泪下。我和孙龙亦情难自己，跟着泣不成声。哭罢之后，他又叫我们去跟马黑马旅长一块休息，他独自一人盖一件军大衣躺在土炕上，叫门口的卫兵吹灭了灯。

马黑马已经头枕马鞍扯起了鼾，声若闷雷。士兵们全都露天宿着，战马也按临战状态分散卧开。已是秋后的季节了，阵阵寒气，摧人心凉。直觉告诉我，今夜要小心，于是我没敢真睡，只是伏在马腹下，微合上双眼。

大约到了后半夜，我终于忍不住困倦入了梦乡。正悠悠忽忽，忽然四下里枪声大作，炸了营。我慌忙跳起，去叫马继援。可是扑入屋内，却已经空无人影，就连他的卫兵也不知去向。我情知不妙，慌忙跳上马，随乱军向外突围。我们初以为是共军追来了，及至交手，才明白是刘仁发动了兵变。我的肩上挨了一刀，马黑马也中了枪伤。我们不敢恋战，拼死冲出重围，借着夜幕的掩护，落荒而逃……

三

天亮了，我们眼前又出现一片茫茫黄沙。检点一下人马，又

折去一半。这时候，马黑马才发现军座不见了。我讲了当时的情况，他大发雷霆，骂我失职。又问警卫营长孙龙，孙龙也是说不知道。只有一个马夫李老军说，他半夜里起来撒尿，好像见军座和一个卫兵，牵着马出了村，可能是拉屎去了。马黑马立刻怒斥：“胡扯！拉屎用得着牵马？分明是你狗眼冒了花！”那李老军便赶忙连声诺诺，说可能是他狗眼里冒了花，再不敢吭声。愣了一阵，孙龙营长又推测说，军座可能已落入刘仁之手。马黑马一听，就想立刻掉转马头，再去救驾。我慌忙拦住说，万万使不得，不说以卵击石的兵力对比，就是军座真的落入敌手，也不可动刀兴兵，那样反会把他逼上凶路。马黑马顿时又扯着马缰，在地上打起转转。正犹豫不决，身后又传来一片杀喊之声。还没弄清真相，士兵们已经自动跑开。到这份上，马黑马也没辙了，只好继续打马狂奔……

黄沙越来越重，马蹄越来越吃力。我们已不知不觉闯入一片大沙漠。（但这大沙漠还不是新疆的罗布泊大沙漠，而是甘肃北部的腾格里大沙漠，两块沙漠相距还有千里之遥。）身后追兵越追越近，回头一望，黑压压一片如同蚂蚁。马黑马急了，回头就是两枪，士兵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回身就一阵乱枪。但奇怪的是，追兵却不开枪，一阵旋风卷来，我们听到了一片杂乱的呼喊：“别开枪——别开枪——咱们是自家人——”这一情况又把我们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，马黑马急令士兵勒住马嚼，在一溜沙丘后埋伏下来，等看究竟。

一会儿追兵赶到，在距阵前百步之地停下来。一个胖胖的军官单骑来到我们跟前，想不到竟是马继援当日的的一个手下亲信，现在刘仁军中领着一团人马，名叫白敬忠，因其长得肥胖矮小，人称“蛤蟆团长”。他说刘仁已与地方绅士做好密谋，准备开城迎接共军；共军也已渡河紧追，到达乌鞘岭下。他不忍背叛党

国，在兵变中又发动兵变，率一批兄弟前来投奔马继援军长。我们非常高兴，像大冷天喝了一碗烧酒。马黑马拍着他的肩膀连声夸奖，说他是一条忠义好汉！然而，当他得知马继援已不在军中的时候，脸色又忽然变了，显出十分惊讶和后悔的模样。接着我们反问他，军座是否被刘仁拿下，他说没有，刘仁还正为放跑了马继援而大发脾气呢。听了这一情况，马黑马又说，这是好事！军座既然没被拿住，就说明已经逃脱了，只是跟我们跑散了方向而已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何寻找他。接着又对白蛤蟆团长说，你既然已经加入了我们伙子，就不要后悔了，咱们同是党国义士，死活一起走吧！白蛤蟆团长听了这话，久久无语，忽然莫名其妙地从怀里摸索出一个小小的玉石佛像，念起经来。我们看着他这模样，只觉好笑，但又笑不出声来。计议一阵，我们判断出：马继援可能已经趁乱进了南部祁连山，因我们当初的出逃路线就是，经河西走廊南越祁连山，到青海后再跟共军决战。现在的情况，刘仁的部队已控制了整个走廊平原，按计南下已不可能，继续北窜也无出路，惟一的办法是，踏着沙漠继续西进，绕过甘州到酒泉之后，再相继南下，因那里人烟稀少，地面连着青海柴达木，行军相对阻碍少些。主意拿定，我们把部队做了个小小的整编，白蛤蟆团长带来了约一个半营，加上我们的残存，共约八百多人，号称三军。以马黑马为首，白蛤蟆为副，我和孙龙营长为辅佐，开始了一场千里远征……

四

唉！历史的命运、个人的命运，就是这么不可捉摸。我原是一个贫寒的书生，抗战爆发那年，投笔从戎，上兰州参加了救亡军队。原指望为国为民尽点忠孝，同时也为个人挣点光宗耀祖

的事业。但哪里想到，十年沧桑，辗转流离，如今却沦落成了一个亡命漠海的流寇之徒，我内心的伤痛是何等深重！但没有办法，历史决定了我不可能选择另一条出路，只好就这样将错就错地走下去……

腾格里沙漠，浩茫无边，赤日如火。开头几天，我们还能见着一些蒿蓬、酸刺、泉眼之类。但渐渐地情况就变了，草木越来越少，泉泽几乎绝迹，有人就不断地栽下马来。起初我们还挖个坑，将尸体掩埋；但到后来，就顾不得了，只把空鞍子马牵上走。有的人掉下马时脚套了镫，旁边的人只隔鞍抽刀替他割断镫绳，连马也不下。还有的人死在马上几天了，一直像睡着，直到苍蝇在腐尸上围成团，才被人发现。我的刀伤也化了脓，蛆牙子从胳膊滚到手背，只能抓一把热沙子敷一敷。队伍已经不成阵形，零零星星拉成一条几里路的长蛇阵，几乎每天都有渴死病死的人。一天晌午，队伍中间忽然传来几声枪响，我急忙踢马奔到跟前，只见一圈人围着一圈人，有七八个伤兵躺在地上，一个姓卜的年轻连长，坐在马鞍上，一枪一枪地向他们射击。我大吃一惊，连声喝问，这是干什么？到这种时候，还要自相残杀？那个年轻的卜连长，却斜膘我一眼说：“羊副官，你不知道就不要瞎说。这几个兄弟已经无救，我是应他们的要求，帮助他们速死，以减少痛苦，怎么叫做自相残杀？”说着，又朝那几个人，“砰！”“砰！”连放数枪，只见一个个脑浆迸溅，血流满地，死于非命。我惊骇地扭过头去，不忍多看……

继续前行，情况愈加恶化。大约在第十天上，我们在甘州地界进入了另一块沙漠——巴丹吉林沙漠。这里的地貌更加严酷，莫说水泽，连一根草苗子也见不着了，全剩了一色的火红沙漠。我们陷入了极端的干渴。偶尔有一匹战马撒尿，成群的士兵便成了接尿的乞丐。一路马蹄，一路尸骨，不知死了多少无助

的生命。

一天中午，我也迷迷糊糊昏了过去。已经分明地体验到了那种“刹那、刹那”的死亡快感，据说那正是灵魂脱壳前的预兆。但就在我行将就木的时刻，忽然有人在我的后脑上猛击了一掌。我惊悚地睁开眼，却见是那个马夫李老军。此人年纪已近花甲，光光头下吊着一把山羊胡子，面目慈祥而又有点狡黠。他见我醒来，诡秘地一笑，递给我一根泡杆茭茭。我非常惶惑，那么多青壮年士兵都死去了，他怎么居然还活着？而且在这种时候，他给我一根泡杆茭茭是什么意思？他见我不解，又做个鬼脸，从马褡褳里又抽出一根茭茭，伏下身子拨开马鬃，鼓腮一吹，对着一根粗大的血管，猛地扎了下去，接着张口衔住茭茭的另一端，大口大口地吮吸起来。这时候我才明白，他原来是在喝他战马的血呀！我不禁一阵眩晕，扑在马鞍上，眼泪夺眶而下……

这一方法很快传遍全军，所有官兵竞相效法。一股股滚烫的战马热血，流进了一个个干涸的心田……

战马啊，从本质上说，它不过是一匹畜牲，落在共军跨下，它是共军的坐骑；落在国军跨下，它是国军的坐骑。它并不知道人间是非，它只是按着它的动物属性为主人尽着忠诚。但令它的主人汗颜的是，在枪林弹雨的血火中已经把它役使够了，现在还要喝它的最后一丝余血，实在令人伤感不已。

随后几天，情况略有好转，战马的热血使我们又鼓起了一线生存的希望。大约在第十五天上，我们终于望见一片浩大的水泽，人和马俱似发了疯的饿兽，连滚带爬扑到水边，就是一阵没命的狂饮……

快心快意的沉醉，终于把我们从死亡的路上拉了回来。我们在水泽边直直躺了有三个钟头，才渐渐被一阵奇怪的哧声惊醒。顺声音望去，只见水泽那边，一片绿草地上，忽然出现黑压

压一大群骆驼，其数不在三五百匹。我们初以为见着了人烟，非常高兴。但紧接着，那驼群中居然有人持枪高喊：“站住——哪一部分的——？不许前走——！”我们又是一个大惊失色，其他人尚未省过神来，白蛤蟆团长已失声叫道：“糟了！糟了！我们闯到骆驼团的窝里了！……”接着一阵惊慌的解说，我们才完全明白，原来这骆驼团是河西驻军中一支特殊的兵种，一般的骑兵都是战马，但这支骑兵却是清一色的战驼，在沙漠地带作战最为有利。它原是肃州衙门的一支地方武装，后被国军收编，划归于刘仁部下为一个独立团。现驻酒泉锁阳滩，不但有战驼千峰，还养着一个运输驼场，势力很壮。如果它已经接着刘仁的堵截命令，我们可真是飞蛾投火了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全体官兵大眼望小眼，失了所措……

马黑马，真不亏是一个从血火里杀出来的天煞星，他沉吟良久，突然鹞眼一翻，面朝队伍，大吼一声：“举起左手，咬住食指——”我们下意识地举起左手，咬住食指；“一、二、三——”“喀喇喇……”一阵骨节断裂之声，几乎所有官兵的左手食指都被咬断了。一股剧烈的刺疼，把我们的全部杀性激发了出来。接着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呐喊，提着血手，高举马刀，向着骆驼团冲杀而去……

五

骆驼团猝不及防，似乎没有料到这支来历不明的队伍，会对他们发起突然袭击，有许多士兵还没来得及跨上驼背，就被我们冲了个四分五散。一场马驼大战，只杀得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。虽然沙漠里驼兵比马兵更善征战，但我们毕竟是哀兵，激战约半小时，敌已溃败。我们追了一阵，追不上，就停了下来。只

有那个年轻的卜连长，好像发现了什么特殊目标，率一小队人马穷追不舍……

这一仗打得真漂亮，我们捕获了数百峰骆驼，还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，更妙的是还找到了一个造酒的酒坊。我们好一顿吃、好一顿喝。马黑马喝得两眼发了红，不住地呵呵作笑。那个白蛤蟆团长得此拯救，激动得喜泪难禁，再次从怀里摸出那个小小的玉佛，双手捧着，连叫“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……”

狂欢一阵，又听一阵车马响，那年轻的卜连长追击回来，在门外大声叫喊：“弟兄们，快来看呀，好东西！”我们出门一看，竟是一辆用炮车改装的驼车，一个轿篷似的大车厢里，装着十几个女人和娃娃，原来是骆驼团的一些军官家属。那些女人大多很年轻，有的朴实如村姑，有的妖艳如美姬。其中有个身着红旗袍的女子，分外妖娆，其他的女子都已吓得魂不附体，惟她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还面带媚笑向我们挤眉弄眼。我们立刻就骨酥肉麻，丢了魂儿。在那种时刻、那种环境，连生死都不顾的我们，猛可地见着女人，简直就像到了生命的最后告别时刻。马黑马首先咯咯地发出一串淫笑，连声夸奖卜连长“立了头功！”孙龙营长则早已按捺不住，趁着酒兴，立刻扑过去拉住一个女人……以下的事情就不细说了，那些女人们很快被我们分头拉进几间营房，一声声尖叫、一阵阵呻吟，你就知道我们的兽性发作到了何种程度……

一阵昏天黑地的云雨过后，我们这群刚刚跳出陷阱的困兽，又猛然跌入了另一个无底深渊，从俘虏口中得知：在凉州事变的第三天，马继援就带着一个卫兵，化装成商人逃到了青海（这与我们当初的判断大致相符）。但是还没等他来得及组织青海决战，解放军已于九月五日攻占西宁，马氏父子双双乘飞机逃往台湾，青海军团全军覆没……与此同时，刘仁部下彭铭鼎又率领包

括骆驼团在内的万余名甘军在酒泉通电起义，甘肃全境宣告解放……“咣——”这一消息犹如一声重锤，粉碎了我们全部的梦想。多少次枪林弹雨的冲杀、多少次死里逃生的危难，到此时刻全成了一文不值的徒劳。马黑马当即钢刀失手，后退几步，靠在墙上变成了一尊泥塑。白蛤蟆团长则如一团肉泥瘫坐在地上，两眼珠翻了白。其他的我和孙龙等人，也都目瞪口呆闭了气……

天地命运，就是那么的千曲百折！倘若这时候解放军追兵闻声杀到，我们一定会束手就擒而不做任何反抗，因此也就会免了日后那十几年的非人生活。可惜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，当我们杀退骆驼团后，茫茫戈壁竟是一片死样的沉寂，除了偶尔几声驼号之外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连风也不刮。仿佛天意在暗示我们，叫我们自己选择出路。

可是灵魂迷乱的人们，哪能自己走出迷途。沉默好久，马黑马又摇摇晃晃直起了身子，他习惯地抖着手中的军刀，两眼里放出一道逼人的寒光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马步芳、马继援，都不是好东西！关键时刻，甩了咱们，咱们只有自己找命了！……现在，南下青海已没意思……在甘肃立脚，也已不可能……（倘若我们不打刚才这一仗，说不定还可与共军商量投降；可是现在消灭了人家刚刚起义的一团人马，怎么能说得过去？）没法子了，眼下只剩一条路：出口外，走新疆，那里有我们的骑兵第五军，说不定可以找个安身之地……”言讫，不禁两行热泪夺眶而下……跟着，白蛤蟆团长也放声大哭起来。他是实在太冤枉了，假若在凉州城下不要错误地跟我们来，也许现在已摇身一变成了解放军的一员；可现在邀功未成，反落了个鸡飞蛋打，他的悲慨可以说比任何人都伤心彻骨。只有士兵们没有哭，他们从当兵吃粮的那一天起，就决定了是炮灰的命运。什么共产党国民党，在他们眼